

# 金融资本的实质

胡亚军

(云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 云南 昆明 650021)

**摘要:**在理论上正确把握和理解金融资本概念,清醒地看到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功能,以及金融资本所代表的独特的社会生产方式,是正确制定经济政策的前提。对金融资本不能过于乐观,需要站在政治经济学的高度慎持经济政策。政府应该通过国有银行对整个社会的货币、信用进行总体控制,向社会生产实体经济提供货币,而不是一味地去增强金融资本的力量。

**关键词:**资本;金融资本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98(2015)05-0003-07

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金融业的稳定快速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稳步增长,似乎成为不能质疑的定论,资本的力量在各种场合得到公开膜拜。换言之,金融业、金融资本等概念与繁荣、活力、快速等感情色彩极为浓厚的词汇在人们头脑中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彼此衍生,成为一种经济学特有的潜意识和群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有着现实的来源与根基,它与金融资本的本性密切相关。

金融资本是金融领域、金融机构、金融行业中真正运行着的实体。金融资本作为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分泌”出来的特殊资本,作为分工协作的产物,能够加快生产、流通过程。这是一种经济学的真相。但是,这种真相同时在人们的思维中产生了幻象,跳出生产领域之后的金融资本的确可以存活下去,而“钱可以生钱”这种古老的财主式神话在现代社会经由经济学家们的反复论证而重新复活。现实中的人们就在真相与幻想之间游荡徘徊。一旦经济危机来临,人们才意识到金融资本的虚拟性,斥之为“欺诈”和“钻营”;经济危机刚刚过去,人们又放弃真相而沉迷于幻想,将金融资本独特的运营方式理解为“创新”和“突破”。人们似乎有对生产领域、金融领域各自独立的现状习以为常。但是,这种主观性的常识并不能把金融资本身上的“衡量社会商品的等值货币”胎记抹去。

经济危机时期,不同类型经济学者和民众对金融资本的排斥来自于感情上反感、厌恶,却没有注意到金融资本作为发达商品社会的必然产物而具有的必然性,即在不否定商品社会的前提下,在市场经济内部就是合理性、合法性的真相。而国民经济进入复苏时期,金融资本以经济动力源泉的身份出现,却是庸俗经济学家刻意制造的幻象,他们在刻意掩盖金融资本瓦解商品经济社会的掘墓人角色。有鉴于此,本文将探究金融资本的内在本质,以及它所代表的独特的社会生产方式,进而厘清它与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

## 一、作为资本特殊形式的金融资本

### (一)金融资本概述

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是指生产性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银行等金融组织融入进各种社会生产行为之中,垄断生产经营逐渐取代自由竞争的背景下,货币资本借助金融市场及各种金融工具渗透到各个行业之中而最终形成的一种特殊资本形式。

在商品社会生产高度发达的前提下,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可简要描述为:第一步,在生产领域,货币用来

**收稿日期:**2015-05-19

**基金项目:**昆明理工大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生态补偿的权力结构研究”(14118545)

**作者简介:**胡亚军(1977-),男,博士,经济师,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历史哲学研究。

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并最终成为资本;第二步,在流通领域,货币资本作为一种资本从生产领域独立出来,成为流通资本;第三步,流通资本经由金融领域再次进入生产领域,从其中携带剩余价值(表现为新增货币)回到货币占有者手中,成为所谓的金融资本。需要说明的是,货币是金融资本运行的载体,但是,这种货币形式既可以是贵金属货币、纸币,也可以是无形的信用货币及电子货币。

金融资本最早的成熟形态是银行借贷给产业资本家的资金。即使在当代,金融资本的主要形式仍然是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結合,只不过形式更丰富一些,主要由银行通过贷款或购买股票参与企业生产进程;银行直接投资企业;大型企业通过或购买大银行的股票,或自己创办新银行、财务公司等方式渗透到银行业中去,<sup>[1]</sup>以及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对企业进行改组、兼并、收购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sup>[2]</sup>

但是,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扮演金融资本家角色的社会主体越来越多,除了银行,各类证券商、保险公司、期货交易所等社会主体都在金融领域支配着金融资本的运作。金融业资本不仅包括垄断性商业银行资本,也包括垄断性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公司)和其他垄断金融机构的资本。<sup>[3]</sup>另一方面,金融资本的渗透领域也逐步扩大到生产性的工业企业之外,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甚至文化领域都能见到金融资本活跃的身影,其影响力逐渐从企业扩大到社会各个层面。

## (二)金融资本的一般属性

金融资本首先是一种资本,资本具有的一般属性也会在金融资本身上体现出来。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从货币及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资本的实质是一种价值,即能够产生新价值的价值。也就是说,从直观的角度来看,商品社会中,货币是最为衡量和代表人类价值的主要载体,货币是资本的最一般形式,资本可以理解为可以带来更多货币的货币,带来更多价值的价值。<sup>①</sup>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货币购买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价值,而将产品卖出去之后得到的货币,将得到更多的货币(价值)。

从社会属性的角度来看,资本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如果前一种理解是物质属性来把握资本,那么,资本代表一种生产关系则是从社会属性来把握资本。<sup>②</sup>不同社会的生产方式、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结合的方式不同,而在高度发达的商品社会中,资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其一,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其二,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占有者之间是雇佣关系;其三、生产的直接和最终目的是获得利润。

从人与物的关系来看,资本是一种统治人的力量。资本作为人类社会的物质产物,在很多时候却并不听从人类的指挥,而是反过来成为人类社会的主宰,是一种对社会生产以及生产者的“权力”。这种“权力”既有物质属性,因为资本对人的支配作用是可以经验感受到的;资本也具有一种社会属性,因为资本统治人体现了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被统治者既听命于资本,也听命于资本的所有者(资本家),甚至资本家本人也受制于资本运行的规律。简言之,资本是一种异化的力量,具有“人格化”因素资本在物理属性上它是一种物体,是人的创造物,但在社会属性上它却脱离人而存在,反过来支配人、脱离人甚至违背人的意志。

金融资本作为一种特殊资本形式存在,除了具有资本的一般属性之外,它还具有区别于其他资本如产业资本、商业资本等的一些重要特征。

## 二、一种独特的社会生产方式

在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具有创造社会产品功能的生产资本主导着整个社会的基调,企业依靠自己手中的货币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断增加产品数量,提高产品质量,通过更多的销售来获得利润。

同这种具有强烈生产性的资本相比,金融资本凭借其对货币(信用货币和纸币)的所有权,彻底改变了

<sup>①</sup> “在这里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是资本一般,也就是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0页。

<sup>②</sup>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77-878页。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这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这一论述应当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

生产性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方式,在发达的商品社会,金融资本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生产方式。这种社会生产方式不同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凭借土地所有权,让农民依附于土地,并借此来收取(实物和货币)地租;也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凭借生产资料所有权,让工人受制于企业家,并以此来获得工资之外的剩余价值,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金融资本主导下的社会生产,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资本所有者与经营者的相互分离,形成银行家与企业家之间的对立。在以往的商业社会中,资本的占有与经营也会发生分离,但是这种情况多存在于企业内部,即股东大会与经理层,前者出资,后者负责管理经营。随着金融资本力量的壮大,企业内部的分裂,扩大到社会层面,出现了以资本运作为生的阶层,以及专业经营资本的经理群体。

在金融资本主宰的社会中,企业要扩大生产规模,所需资金不再像以往那样来自于自身的货币积累,而是向那些占有大量货币的银行或金融机构租借货币。租借的货币在生产过程中转化成为资本(能够获得更多货币的货币,产生价值的价值)。这样一来,资本的所有权归金融家,企业家仅仅具有使用权,现代商品社会往往会出现“资本家没有资本”的现象,<sup>①</sup>这也是产业资本家发出“被银行剥削”哀叹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家在金融资本构建的社会领域中,兼具有被剥削的角色,其经济、政治地位也逐渐下降。

### (二) 实体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分离

金融资本不断地拉大生产领域与金融领域之间的距离,在制造各种“钱生钱”幻象的同时,掩盖着自身来自于生产领域、离开生产资本无法存活的真相。

金融资本的真相来自于生产过程中的赊销赊购。从货币与商品的关系来看,商品是产生货币的历史源头,货币始终代表着一定数量的商品,商品彼此间交换的需要,产生了货币这个商品等价工具,A商品和B商品之所以可以交换,因为A和B可以用货币数量来彼此折算。但是,从货币的历史发展顺序来看,商品生产越是发达,货币越是远离商品生产本身,贵金属货币(金银)本身既是商品,也是商品交换的中介;纸币逐渐丧失商品的属性,成为一种抽象、无价值的符号,一种约定俗成的商品交换工具。起源于“赊销”、“赊购”的信用货币,则更为远离商品,市场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可以用“承诺”来实现。<sup>②</sup>

金融资本的幻象来自于自身快速的流动性。金融资本以各种货币形式为载体,由于金融资本完全游离于实际的生产和流通过程,复杂的交易已简化为价值符号的买卖,交易手续简便,交易成本相对低廉,完全突破了空间和时间的限制,<sup>[4]</sup>只要外汇管理条例允许,在金融机构电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天文数字的货币可以跨越国界,瞬间进入另一个国家。代表财富的货币,可以不借助物质形式转移到世界的另一头。

如此一来,造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经营货币的金融领域,和现实的生产领域似乎没有关联,于是人们直观地将前者成为“虚拟经济”,后者称为“实体经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现象既是一种真相:金融领域的确远离商品生产领域,具有独特的运行规律,在很多时候,比如,货币在期货、股市等金融领域可以信用货币的形式存在,也能以“钱能生钱”的方式维系生存。同时,虚拟经济也是一种幻想:货币身上深深的烙印始终无法抹去,当虚拟、信用货币超出商品生产一定幅度时,也就是说,货币无法真正代表社会中的商品数量达到一定时限,经营货币等同于经营数字,就正如传销与直销的区别在于是否真的有商品销售一样,金融市场会迅速走向瓦解,原来对数字财富的追求会迅速转变为对贵金属、“硬通货”、商品的渴望。金融市场、虚拟市场破裂、瓦解的自身极限,恰恰说明了货币的本源就是商品生产。

### (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

经济危机依靠金融资本,以新的方式和面貌呈现在世界面前,由此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立更为严重。经济危机的本质可以理解为社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脱节,导致国内失业人口激增,商品积

<sup>①</sup> 生产的集中导致资本的集中,资本的集中要求更高的专业化;在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中的资本独立出来,其中,独立出来的金融资本由一部分人掌控,产业资本家却不再像以往那样占有大量货币之后再进行生产。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75页。

<sup>②</sup> 信用货币产生的例子:第一天,商人甲购买商人乙的产品,应付150元,未付现金;第二天,商人乙购买商人甲产品,应付200元,未付现金;第三天,商人乙支付商人甲50元。甲、乙二人相互抵消的100元,可以理解为信用货币。

压,生产停顿。经济危机表现为广大消费群体有客观的消费愿望,但手中却缺少货币去购买商品,因为作为工资来发放的货币是企业家的“费用”、“生产成本”,必须被节省掉、尽量压缩。在另一头,企业生产商品的数量却不断增加。另一种奇怪现象则是,消费者具有消费能力也有货币,可国内生产却严重不足,因为金融资本既可以借贷给消费者货币,同时也瓦解国内实体经济而转向国外进行商品生产。<sup>[5]</sup>

在以工厂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大量的商品流通不是通过个人之间的直接交换实现,而是通过独立于生产部门的商业部门实现的。对于生产企业而言,商业部门从事商品流通的工作,一方面节省了生产企业的开支和费用;另一方面,商业部门却往往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商业部门向生产企业购买商品,然后再向其他企业出售。这两个步骤之间存在着商品储备、流通这一环节,正是这一环节加剧了商品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裂痕,生产企业因为流通部门的功能而误认为商品的“卖”已经顺利实现,而实际上商品只是堆积在商业部门的仓库中,并没有被其他企业、个人所消费。等到生产商品的企业意识到这一点时,危机已经无法避免。<sup>[6]</sup>

在现代,随着金融资本主导下生产方式的出现,催生经济危机的角色从商业部门转变为金融领域。以往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商业流通部门,而当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经济危机从金融领域开始。金融资本比商业资本更加能给生产企业造成产销平衡的假象。企业在产品在尚未销售、甚至尚未生产之前,就能从金融资本家那里拿到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原本由货币拉开商品和消费之间的间距,被金融资本扩大了。<sup>[7]</sup>

此外,转嫁经济危机的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以往环节经济危机的方式无非是两种。第一种是进行产品输出,将本国剩余产品销往他国,所获利润可以补偿资本在本国的亏损,本国消费者亦可能从中得到相应补偿;第二种方式是进行资本输出,在他国投资建厂,资本在本国之内的产销不平衡可以依靠外界的生产进行平衡。现在,金融资本提供了另一种转嫁经济危机的方式,直接从国外获取利润和产品,回补国内产销之间的不平衡。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因为货币始终是代表着一定数量的商品,美国印钞机制造不出商品,但是却能制造出全世界认同的真的可以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符号。美国的纸钞虽然事实上外来货币不能代表本国的商品数量,但是,只要外来货币在世界范围内被接受为普遍货币、提货券,外来货币就能够在本国换取劳动力和生产材料,就能从本国提取各种物质财富。

这种转嫁经济危机的方式,清晰地表明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尖锐的冲突,同时也说明,发达国家的债务如此之高,在于本国发行的货币量远远超出了本国产品生产量,这些多出来的货币,却可以从国外贫困劳动者那里换取各种产品和物质财富,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掠夺。

#### (四) 凸显资本的剥削本性

如果说生产性的资本,其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但在这个过程确实产生了大量社会物质财富,因此,资本或许还可以为自己辩解:我主观为自己,客观上还是为社会提供了产品,增加了消费,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但是到了金融资本这里,这种辩解也不再需要了。金融资本的生存模式就是找到能够赚钱的领域或企业,借贷出去,然后收取更多的货币,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货币。我们知道,货币本身只是一种符号,货币的实质是对社会产品的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也就是说,金融资本在这个时候,赤裸裸地暴露了资本的本性,资本存在的目的就是获得对社会的支配权,人的客观生理、心理需求,和它没有任何关系。

此时的金融资本,最终的目的(正如资本的一般性特征那样)只是不断地获取利润,在这个过程中,本国居民的生活需求、民族的长远利益、国家的最高利益,都可以弃之不顾。金融资本已经完全异化为一种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力量,它攫取利润的内在目的也给社会带来独特的气质:投机盛行,因为金融资本不关心生产领域;追求垄断,因为金融资本可以排除任何个人和企业;控制政治,因为金融资本可以轻易渗透到上层建筑来寻找代言人。

### 三、金融资本与其他概念的厘清

#### (一) 资金(货币)与金融资本

从历史时间的纵向来看,并不是所有的资金、货币都能成为资本以及金融资本。简单地考察人类经济发展史就能发现,货币出现和存在的时间要先于资本。只有到了资本主义早期,货币与雇佣劳动者的结合才形

成资本,日渐成熟发达的商品社会才能从资本中衍生出金融资本。具体而言,只有当货币投入到生产环节之中,在企业完成了“货币—生产资料、劳动力、生产设备—产品——销售”流程之后,才能成为资本;当资本以“G—G”(货币—含有剩余价值的货币)面貌出现时,当资本以“钱生钱”方式存活下去时,才成为金融资本。

从静态的商品社会结构来看,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而金融资本则意味着一种生产关系,是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者形式的社会生产关系之上的另一种生产方式,凸出表现为产业资本家阶级与金融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两种资本关系之中间蕴含着的劳动者被新的方式剥削的社会关系。金融资本往往由货币构成,但却不能理解为货币。金融资本并不满足于货币的流通、储藏、交换职能,其目的也并不一定指向生产领域,而仅仅在于获取更大的价值和利润,甚至是剥夺资本家的利润。

比如,“房奴”一词对于货币、产业资本、金融资本而言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对于购房者来说,分次交付银行的是担负日常流通职能的货币;对于建筑业产业资本来说,银行一次性支付给他的房款,在性质上为商品出售之后的商品房价格,含建筑工人剩余价值和建造成本,在数量(定价)上则包含价格波动、政府调控等多因素,在此不作深入分析;对于银行业金融资本而言,购房者的分次返还货币,表现为借贷出去货币的直接回报,“G—G”的神话得以实现,购房者交付的货币,既包含了从建筑业资本那里获得的一部分利润,又包含了购房者的劳动工资的一部分。就社会整体而言,这是一种双重剥削,对劳动者(建筑工人与购房者)来说是双重剥削,同时受到产业资本、金融资本的奴役;对资本家(建筑业资本家与银行业资本家阶级)而言,则是双重收获——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房奴”中的“奴”字表达的是金融资本主导之下的经济奴役关系,而不是封建社会的人身依附关系。

此外,货币并不是金融资本的唯一形式。当代商业社会中,金融资本采用了货币之外的其他物质载体,比如各种有价证券、信用。尤其是银行信用,成为金融资本的主要形式之一。尽管这些形式可以还原和兑现为货币,但却不能等同于货币。通过这些形式,金融资本以抽象价值,甚至口头承诺的方式在企业家与金融资本家之间进行顺畅地流动,而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当然,这都是以发达的商业生产流通为前提的。<sup>[8]</sup>

## (二)金融资本“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从金融资本的特征来看,它具有强烈的双重属性,具有两张面孔。一方面,从产生过程及现实功效来看,金融资本对整个社会生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的是,金融资本能够节约大量社会生产资金。分工能够提高生产效率,金融资本很大意义上是各个社会部门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以经营货币为工作内容的社会部门,是社会生产生活总分工的产物。

通过聚集闲散资金、成立专业机构,金融资本凭借庞大的资金网络和专业能力,为众多生产企业和流通部门提供购买原料、劳动力以及销售、流通所需资金,扮演着社会公共“出纳”、“财务主管”的角色。通过金融资本的这种融资服务,单个生产单位可以节约相应的融资成本,因而整个社会的资金使用率能够大幅提升并实现效用的最大化。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金融资本为单独的企业省去了漫长的资金积累过程,为企业节省设置融资机构的资金,能够让社会生产细胞专心于生产经营。在这个意义上,金融加快了整个社会生产、流通的速度,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借助于金融资本的快速转移能力,产业资本能够迅速地扩展到其他国家,从而加速了世界化进程,增进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思想交流。

从金融资本的实质以及现实功效来看,金融资本对整个社会产生消极的瓦解作用。作为一种特殊资本,金融资本以获利为目的的本性从来没有改变,因而推动社会生产的背后是赚取剩余价值这一赤裸裸的意图,这是金融资本消极作用的根本原因。在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的同时,也要从企业经营受益中提取利润,甚至控制生产实体,瓦解社会生产;在加快生产的同时,也加剧了生产到销售之间的时空距离,因而让危机来临时时间缩短;在推进资本全球化的同时,也让经济危机全球化,让经济危机的影响扩大到全球,并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损害。

可见,所谓“好的”金融资本,不过是指对于既定的商品社会而言,金融资本产生的必然性。金融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自己产生的资本特殊形式,金融资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来自于资本家阶级的整体需求。而金融资本“坏的”方面并不是一种超然物外的东西,它就是“好的”方面的产物,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在的必然结果。只要接受已然存在的商品生产体系,就无法彻底将二者分开。

能否抑制住金融资本造成的过度金融化或所谓的“泡沫”？这个问题等价于“能否保留金融资本好的一面，而克服其坏的一面”。这两个问题都只能得到否定性的答案。许多学者希望制度约束来实现这一目的，这一观点也体现在许多国家的政策理念之中。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金融资本造成的危害和导致的危机，其最终源头是货币的本性，也是其自身的本性。货币存在的目的就是拉开商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间、空间距离，商品生产者取得货币就认为生产的目的是已经实现，而事实上只是实现了销售，消费尚未开始；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出现加剧了生产、消费之间的差距，企业从商业流通部门获取货币之后就认定企业生产的目的已经实现，而事实上商品只是存放在仓库和货物中转站；金融资本占据主导地位之后，企业尚未进行生产之前就得到“预先支付的货币”、商业部门在未进行销售之前就获得了利润，生产者和运输者在尚未进行生产的情况下就实现了销售，而在另一端，广大消费者在没有提供对等社会劳动的情况下依靠借贷就实现了消费。换言之，金融资本不但拉大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时空距离，还将生产、销售、消费等环节都虚拟化。<sup>[9]</sup>

这样一来，金融资本将货币原有的抽象化推向极端，货币代表商品的功能不复存在，也就是商品交换和生产之间对等关系的彻底破裂，而这，正是经济危机的本质所在。也正因为如此，金融时代的经济危机具有这样一种现象，忽然之间，过剩的货币骤然变为匮乏、稀缺，靠借贷进行生产的企业因无法销售商品而没有取得货币，靠企业生活的消费者无法获得工资而丧失货币、无法取得生活必需品。只有在这个时候，货币的实体化倾向才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原来数字化、抽象化的货币背后有坚硬的东西，那就是用来交换的商品。货币的原罪，也就是金融资本的原罪，即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分离此时才通过危机形式爆发出来。<sup>[10]</sup>

### （三）金融资本与金融产业

金融产业一般是包括银行业、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和租赁业等内容，以经营货币、信用和有价值证券为内容，具体由银行、各种互助合作性金融组织、财务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金融咨询公司、金融交易所等经济组织构成。

在金融产业中，金融资本无疑是其中最为活跃的一支力量。在很多场合，金融产业中的经济组织采用股份公司制度形式运行，而这给予了金融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便利条件。金融资本往往借助各种类型的股份公司，进入、渗透甚至控制金融产业。金融资本是金融产业中较为活跃和具有支配力量的要素，但是，金融市场、金融产业的繁荣并不等价于金融资本的壮大。

前文提及，金融资本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只要有利可图的行业，它都会渗入其中，即使是文化产业都能看到金融资本活跃的身影。因此，尽管金融资本最早出生在银行业（金融产业），但是金融产业对于金融资本而言，只是一个较为适宜的活动场所而已。

金融资本、金融行业都以货币、信用、有价值证券为经营对象，但是，不能将两者混淆，简单地将金融产业的发展理解为金融资本的扩张。金融资本与金融市场中的货币，两者最大的区别在附着于何种对象，即使用货币的主体的行为，是鉴别金融资本身份的关键。如金融市场中，借贷给生产企业所用的货币能够成为金融资本，而游荡在各种金融市场里的其他货币，其属性则要看它最终沉淀在哪个社会主体的身上。例如，借贷给政府来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货币，则不能称为资本，而应当称为政府专项“资金”。因为严格地说，这种形式的货币，并不是以赚取利润为最初和最终目的。

正确把握金融资本与金融产业之间的关系，其现实意义在于理性分析学界和各级政府“大力发展金融产业”的思路。有很多学者强调加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削弱银行在金融行业的作用与地位。<sup>[11]</sup>从我们对金融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分析来看，在国有银行占据主导地位的现实条件下，国家坚持“重银行体系改革，轻资本市场发展”的金融产业政策，是基于对金融资本不顾一切攫取利润本性的清醒认识，而不是一种保守的产业政策。恰恰相反，不顾实际地提出“大力发展金融产业”、“扩大直接融资在金融市场中的份额”的观点与措施，则隐藏了巨大的经济风险。因此，笔者主张，在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应当加大间接融资，尤其是银行的间接融资能力。除了考虑到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巨大危害之外，更重要在于，政府能够通过国有银行来对整个社会的货币、信用进行总体的控制，向社会生产领域提供货币，而不是一味地去增强金融资本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韩金华. 培育和发展金融资本, 促进我国金融业改革[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3(3).
- [2] 何诚颖. 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五种模式[J]. 经济研究参考, 1997(5).
- [3] 吴大琨. 金融资本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57.
- [4] 宋玉华. 当代国际金融资本运动规律初探[J]. 中国社会科学, 1998(4).
- [5] 王明哲. 从金融资本全球危机认识资本主义趋势[J]. 党史文苑, 2011(5).
- [6] 胡亚军. 美国金融危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J].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9(4).
- [7] 赵振清. 国际金融危机是国际金融资本占主导地位背景下危机的表现形式[J]. 法制与经济, 2010(3).
- [8] 希法亨. 金融资本[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4: 77.
- [9] 陈享光. 金融资本积累与金融危机[C].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集, 2009.
- [10] 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133.
- [11] 陆家骝. 论金融配置效率与中国金融产业发展[J].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05(2).

## **The Essence of Financial Capital**

HU Yajun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Laboratory in Yunnan Province, Kunming, Yunnan 65002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prerequisites for formulating the right economic policies; we should correctly grasp and understand the financial capital concept in theory, clearly recognize the func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as a special capital, and its unique mode of social production. For financial capital, it is too early to be overly optimistic, stand in the height of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we should use economic policy discreetly. The government can undertake overall control of the currency and the credit of the whole society through state-owned banks, provide money to social production entity economy, rather than blindly to enhance the power of financial capital.

**Key words:** capital; financial capital; economic policy

(责任编辑: 张秋虹)